

寒燈異域： 追懷書法家沈尹默

●柳會符

熱情接待教導獎勵

我二十四歲那年祖父柳詒徵老人逝世，提攜抱負，珍若明珠，于今頓失憑依，心中悲哀，無從宣洩，祖父學問淵博，見識超卓，對於他老人家的道德學問，一時不知從何處說起，但祖父書法好，却是耳目可接的，加以祖父從小指點我學書，所以從此便以書法寄託我的哀思，但是祖父在時不覺得，一朝棄我而去，又何從請益呢？只好購求書籍，晝讀冥想，如是有年，一九六二年上海市青年宮開書法班，我驀然闖去，希望得遇明師，誰知適逢沈尹默先生來宮表演，先生以斗筆作四尺巨型端楷，結筆轉鋒，無毫髮之爽，和祖父寫字別有一種趣味。書罷，先生端坐，主事者要聽眾提問，我便越座而前，自呈來歷，先生示以五指執筆法，當時有合影，我至今保存。

回家後我告知父親，想去沈先生家拜訪，不知道他會不會接待，父親說：沈先生在社會上有這樣的大名，你去了以後不會不接待的。我還是不大放心，又去請尹碩公先生寫了一封信，然後前去，那時沈先生住在上海虹口區海倫路五百零

六號。果然如父親所說，沈先生接待十分熱情，沈師母褚保權女士也十分客氣，後來一次在沈先生家中遇到新華社記者來訪，沈先生還特地介紹說，這是大名鼎鼎柳翼謀先生的孫子。這天我呈上我所寫的字，沈先生看了後便問，你寫過米字嗎？可惜我從來不知米字的樣子，因為祖父是講究寫漢魏碑的，過了三十年，我到日本筑波大學講書法，看了米芾的草書七帖，不知何以和自己的字如此之像，回想起來沈先生對於後輩的教導、認知和獎勵，十分神奇，令我萬分崇佩。

談笑揮毫各種體例

從此我基本上每日都去沈先生家一次，沈先生兩眼高度近視，寫字憑感覺，要人幫着找紙上的地位，但寫成之後却端若引繩，由于眼睛不好，進來的人是誰都不知道，聽得有足音上來了，沈先生便問是誰，沈師母說是我，沈先生便說：柳、柳、柳……，因為他和祖父在文管會同事，我便叫他大老伯，他當然不能叫我柳孫子，沈先生很客氣，不叫我名字，所以便柳、柳、柳。

那時去沈先生家的上海青年不少，如陳梅璋

（本文插圖刊第60頁）

、周慧珺、王翰之等，但也有不少人專門乘機向沈先生要字。沈先生大都有求必應，當場揮毫。沈先生為我寫過四張字，一張是小屏條，和沈師母為我寫的是一對，一張是用竹絲乾筆所書，還有一把扇子。這竹絲乾筆是用竹子做的，把竹子捶碎了成絲當筆用，很不易使，但沈先生寫成轉摺的地方都像《張猛龍碑額》一樣，刀斬斧切，雋潔異常。內容是四句詩：歸山深澗去，須盡邱壑美，莫作武陵人，但遊桃源裏。寫這首詩是不是還有甚麼含義，因為那時有一位叫拱德鄰先生，他是沈先生的學生，在青年宮上書法時我去聽課，他講執筆，先講當用龍眼法，後來又講要用鳳眼法，我在課堂上和他人爭論，一天去沈先生那裏，沈先生正式對我說，對老先生要客氣點，大概拱老去告了我的狀，其實拱先生人品甚高，字也寫得不錯，我對他是很有敬意的，而沈先生寫這首詩，也許還是具有告誡我的意思，事實上是沈先生常和我談論書藝，乃至應事的方法，一天沈先生告訴我，如有人問你蘿蔔你不懂，你可以告訴他白菜。可惜這張竹絲筆寫的字，為人取去，不知下落何所，還有一把扇子，

沈先生寫的是小杜的詩：十載飄然繩檢外，我因反面無畫，拿去請劉海粟畫，我外公常州麻巷劉家，上代有劉倫、劉於義，《清史稿》都有傳，而劉逢祿更是公羊名家，和海老青雲坊劉家連過宗，所以我尊他為舅氏。有時他要我叫他外公，而畫則至今尚未畫好還我，所以我手頭只剩一張字，那是鷄毛筆寫的，這天去正好沈先生寫鷄毫，我使用帶去的一小張皮紙，請沈先生寫字，沈先生寫，鷄毫亦可作筆用七個大字，下款，曾符欲得此紙，亦一奇事，呵呵。上海市少年宮有一位書法指導白雪女士，人生得美麗端莊，書法鑒賞力也很高，他酷愛沈先生書，他見了此紙後說：他從來沒有見過沈先生寫這樣好的字，由此也可知沈先生對我的寵愛。

一九六二年沈先生在上海舉行八十書展，他要寫隸書《石門頌》，向我借帖，我看他臨寫時，邊寫邊笑嘻嘻的說話，和祖父寫《石門頌》屏氣用力的方法完全不一樣，我以後也學他在寫字時說笑話。沈先生還告訴我，如今他寫字不大怕紙動了。後來展覽會開幕，其中沈先生擅長的二王、唐楷、宋四家、茅袂（筆名：明代陳白沙發明），竹絲等等作品當然都有，但最使我難忘的是一幅楷書對聯，五個字足有一丈長，聽說那是為吳湖帆寫的，但現在已沒有了。

老鼠為患養貓更糟

一九六六年四兇事起，沈先生自亦難逃此厄，包括自己的詩文稿，亦自己親手撕去，而沈先生過七十歲時，謝稚柳先生等曾集資為他印了一

本《秋明室雜詩》，沈老曾送祖父一本，我看祖父的日記，對沈先生的詩有很好的評價，還舉了詩中的警句。事實上當時沈先生已患腸癌，但他自己不知道，記得六六年一天到沈先生家中，聽說沈先生患了腸梗阻，請了名醫陳超龍（？）來看視，我看方子中用板蘭根等味，又過幾天知道沈先生去醫院開刀，出院後我去看視，沈先生詳述開刀經過，拉開腹部六、七寸長的刀口讓我看好，並說醫生告訴他，醫生看他的五臟六腑都特別好，可以活到一百歲，當然他不知道是醫生騙他。

六七年起沈先生臥牀，目亦全盲。友人陳梅璋日前在東京開書展，歸途中談起往事，他說他那時幫助沈師母照料沈先生，常送先生至第一人民醫院輸血，但先生精神甚好，還說將來要開刀治療白內障，又常講故事給梅璋聽，他說那時他做孔德圖書館長，館內老鼠為患，結隊成羣，沈先生便向人家借了一只貓關在書庫裏。誰知此貓正在叫春階段，在書庫中大鬧，如同地震一般，第二天進去一看，不但沒有捉老鼠，反而沖鋒陷陣，凡是老鼠不能破壞的它都破壞了，說時取出一本破損的字帖來讓梅璋看。後來孔德圖書館自己養了一只貓，才平息了鼠患。一九七一年六月一日先生終於抑鬱去世。

圖書館長施教孺子

一九九二年八月我至日本筑波大學講學。十二月應筑波大學名譽教授今井凌雪先生之招至奈良雪心會講書法，題為《中日近現代書法交流史

話》，會上我告知日本書法愛好者，當今中國書壇已從乾嘉的「北碑浪潮」而開始向「二王」回歸，而創導者，乃是沈尹默先生，先生自一九三〇年購得米芾《草書七帖》，經十三年鑽研，於一九四三年，六十一歲時始從《草書七帖》中「惜無索請真蹟，觀其下筆處」一語，而悟筆法，又二十年一九六二年先生以此語告我，而又二十年一九九二年我始將此信息傳至日本關東，而米芾之《草書七帖》正藏之日本關東大阪市立美術館，此真一奇事，也是近現代書法史上的一件大事，而沈先生若有知，亦必粲然以孺子為可教也。

沈先生浙江吳興人，一八八三年六月十一日生於陝西省興安府屬漢陰廳，他說話，多陝西口音，原名君默，字中，後改尹默，號秋明，此吾本文題所由來。一九〇五年留學日本，一九一三年起任教北大中文系，論著有《沈尹默論書叢稿》，是書所載皆先生一生論書心得，而不知則闕迥異時流。是所謂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也。書後附先生《年譜》，戴君侍中助師母褚保權所編，內記先生生平頗詳。本文所述先生之為人及書學成就，故不贅。

復旦大學中文系教授柳曾符一九九二年十月廿七日作於日本筑波大學藝術系

訂閱中外雜誌及購買合訂本
請撥電話五〇六五三一，
即可收到書刊。